



有一朵玫瑰叫关址



□邓红玲

想念桃花

□段延青

想念桃花其实是从寒冷的冬天开始的。

冰凌在屋檐下垂挂，冰雪掩盖了大地的本色。桃花梦就在这样的雪野中孕育，让冬天的人们在沉寂中产生向往，于失落中生长希望。

小雨悄然而至、天气乍暖还寒的初春，便愈加想念桃花。想念桃花的灿烂和明媚，想念桃花的亮丽和温暖。

而桃花，和春天的距离很近，和乡村的距离更近。

春日在乡野行走，小河边、沟崖畔、田垄间、竹篱旁，你会不时看见黄土地上生发出的几树桃花。

桃花，是冬天刚刚过后的一抹光亮，驱散了沉郁一冬的阴霾，点燃起未来日子的鲜亮。

或淡白或粉红的桃花，幽幽地飘散着一缕缕初春的清芬，从岁月的深处唤起人们对青春的记忆，生发出奇丽的爱之梦，编织着青春恋曲的缠绵和委婉。几树桃花，几度相思。“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桃花诗里是有情人道不尽的相思和爱恋。

没有人会在春天里拒绝和桃花相遇。当你在一片绿油油的麦田或金灿灿的油菜花的包围中，蓦然看到热情盛开的桃花时，你会在心里说，春天真正到了。新奇、美好、蓬勃、明媚等美好的感受会在那一刻充盈你的胸膛。

桃花其实是幽静而闲适的。它不急不躁，从从容容，在乡下的田园里悠悠地绽放，那清香和着春风在花枝间弥漫、流淌。

桃花属于乡野。它淳朴、自然，没有做作和矫情，给桃花丛中劳作的农人带来快乐和憧憬，给劳碌之余郊游的城里人传递出轻松与浪漫、惬意与幸福。桃花深处，你必能找到几户人家。当你步入古朴的街巷，乡村的宁静和淡然会立刻让你的心沉静下来，你悠然地在春天里沐浴那和煦的阳光，沉醉于春回大地的五彩缤纷中。你的身旁，有鸟语花香，有鸡犬相闻……于是，桃花人家，成了你心灵的栖息地。

灼灼桃花，从《诗经》里走出，连同袅袅炊烟、青青村舍、鸡犬相闻，作为特征鲜明的乡村符号，在中国文学史上流传了几千年。而桃花诗，也给中华文苑平添了许多灿烂。

在春天的乡野，无处不桃花。在桃花的映照下，春天唱着一首嘹亮的歌，在萌发了无限生机的原野上飘荡……

那是一次浪漫的行程。去年夏末秋初，有朋友打电话来，说老家新安县有个名叫关址的小山村，千亩玫瑰园的花都开了，一起去欣赏吧。我奔波着的心，偶遇一个温柔的碰撞，便“嘭”的一声，在灰秃秃的现实里灿然花开。

自小在新安县乡间长大，记忆里都是贫瘠的山岭洼坡。村里人一年到头看着老天爷的脸色，好过的时候，几亩薄田的收成才足以养家糊口。千亩玫瑰园？贫瘠与香艳，在我的脑海里，怎么也画不上等号。

下高速公路右转，两辆轿车在丝带一样缠绕于山腰的公路上小心翼翼地下行。山，还是那座山，隐约可见的秦岭余脉忽然间变得神秘起来，那黄土与植被的掩映中，盛放着怎样一个世界？

经过山下一个名叫石寺的小镇继续前行，听说驱车十几分钟就能看到玫瑰园。

关址到了！车拐过一条弯道，眼前便“哗啦啦”开放着一地的美好——大片的粉红，就那样摇曳在视野里，叫人无法言语。

前来接待的是一个黑脸汉子，瘦，有着朴实的笑。他说：我是这里的负责人，你们就在这花间转一转，然后去尝尝我们的乡村土家菜。

我问，这里的花可以采吗？他默许地笑，倒叫我心里有一种唐突的不安。

这种粉红色的玫瑰，个头小，饱满，你挤我扛地缀满枝头，香气逼人。据说这是一种可食用的玫瑰，还可入药。庄稼长势不好的田地，却极适合这种玫瑰的生长，那漫山遍野浪漫的花海，让这里的乡亲彻底走出了贫困。他们的生活，就像这玫瑰花般绽放。

同行的姐妹各自捧着连苞带花的玫瑰枝，一张张脸都飞上了一抹绯红。几个女子徜徉花间，摸摸这朵，嗅嗅那朵，衣袖洒满芬芳。大概心间亦有花开，几个人的话题就谈到了爱情，谈各自的初恋，谈那些美好的过往。这时候，蓝的天，白的云，绿的山，粉红的田野，还有眉睫轻盈的女子，都是让人心醉的画。

玫瑰园一角有一幢粉红色建筑，飞起的檐角映衬在蓝天白云中，如梦如幻。走近，原来是这里的玫瑰深加工

基地。一个高高的平台上铺满了粉红色的玫瑰花瓣，迷人的花香里，有三三两两正在工作的村民，有的翻拣花瓣，有的在容器里敲敲打打，有的混了细细的白砂糖正在揉制玫瑰花酱……同行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这漫山遍野的玫瑰里有一个故事呢！几年前，关址还是个贫穷的小山村，城里一个美丽的姑娘看上了村里一个帅小伙，当她和心上人来到关址后，却因这里的贫穷心生矛盾，走，还是留？当爱情的力量战胜一切，姑娘决心把自己在大学里学到的玫瑰栽培技术用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

爱，从来都能创造奇迹。我们没有见到那个心生玫瑰的姑娘，但是慕名而来的万千游客却带了这见证爱情的馨香而去，那粉红的海洋，原来就是爱的宣言啊！是让人铭记于心的美好坚守。

我为之感动。在我的家乡，有一朵玫瑰叫爱情；还有一朵玫瑰，叫关址。读过它的人，不管走多久，内心总留有余香；不管走多远，心中都开着一扇玫瑰花瓣掩映着的小小的窗口。

风雨故人来

□程远河

那天刚下课，电话铃声忽然响起，是一位朋友打来的。我问他什么时候从国外回来了，他笑而不答，让我猜。我正疑惑，他说已到我的楼下……

我惊喜得跳了起来。

于是，春日的洛阳，花海人潮中，又多了一对朋友的身影。

他是我少年时代的朋友。二十年前的牡丹花会，我们因一面之缘结下终生的情谊。如今他已经举家移居北美。每年我都能收到他来自大洋彼岸的信件，展读信笺时笔墨的清香让我感动，他浓浓的爱国之思更让人动容。他说美利坚确实富甲天下，可他仍怀念祖国，怀念他的故园，一条浑浊的大河流过的地方。他尤其怀念中原，怀念那天下之中的洛阳，千古英雄引颈而望的洛阳，强项侯董宣的洛阳，让左思文采飞扬的洛阳，让李白、杜甫流连忘返的洛阳……他的书房里，就挂着洛阳画家的牡丹图。现在，他实在受不了乡愁的折磨，悄然飞了回来。

万水千山挡不住回归的脚步，这真有点儿朝圣的味道。我不知道现在还有

多少人保有这份纯洁高贵的人间情意，这份古典真纯的浪漫情怀。没有功利，绝不索求，只是因为友情的牵系和故园的召唤。

同样的情景也曾发生在十年前。那时我在家乡的大山中苦心经营着一所小学。没有人赞同，也没有人反对，如置身无边无际的荒原，让人无所适从。山外的人很少知道我的处境，更不会想到我在背水一战。我没有想到的是，就在野菊花开满学校后山的秋日，我的一位来自西北高原的朋友翩然而至。他没钱没权，不能给我根本性的帮助。他只能和老师们谈谈话，偶尔给学生上上课，和家长们聊聊天。没有意味深长的暗示，没有推心置腹的交流，他只是以淡淡的微笑表达着自己的心意。那一段时间，我们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在落霞满天的时候，沿着校门前铺满落叶的小路，在秋色中走向原野……

现代都市人像高速旋转的陀螺，在名利的鞭打下奔波，甚至没有时间驻足看一下眼前的花开草绿。可是，左右

逢源、呼风唤雨的人能有几个？大多数人谁能绕过商场的挫折、官场的失意、情场的坎坷？即便是再阳刚的男子，他的心中也会有脆弱的一面。也许在一个云淡风轻的午后，也许在一个星斗纵横的暗夜，想起自己满腔真诚却换得两手空空，力不从心的无奈和痛彻心扉的凄凉便涌上心头。就在你心灰意冷声声长叹的当儿，门铃响了，你开门一看，惊讶得恍如在梦中：久违的故人正站在你面前，无须客套，他跨步入屋，与你闲谈。

没有预约，没有目的，他只是为了来看看你，为了和你说说话……

这样的场景在古代常有，在今天已经十分奢侈和难觅了。如今，还有谁会长时间地候在门前，等候故人从风雨中走来？还有多少人会冒着风雨去探望那个布衣老友，仅仅是为了心头的牵挂？

见过一幅画，画面烟雨迷蒙，芳草萋萋，茅舍居中，门洞大开。一布衣老者拄杖肃立，极目远眺。远处小径上，正有一人披挂斗篷，怀抱古琴，昂然而来……